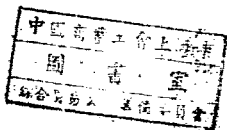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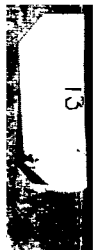
01637

# 品小史歷

郭沫若作



1936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圖書

10314

13

# 品小史歷

著若沫郭

版社書造創

## 歷史小品目錄

- 老聃入關·····一  
莊周去宋·····一七  
孔夫子吃飯·····三三  
孟夫子出妻·····四一  
秦始皇將死·····五七  
楚霸王自殺·····七三  
司馬遷發憤·····一〇七  
賈長沙痛哭·····一二一

老聃入關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鯢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甃，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

這禮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二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上。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蒼蠅，時時飛

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了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片訂成的書藉。

——啊，我所厭惡的這人跡的聲音；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勢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下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慄。

——老聽！老聽！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

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顎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額額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爛，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

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嚶，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筒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 老聃入關 ·

· 五 ·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會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星星的歎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這一切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他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澆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

著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與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毒蟲，整個的美滿看便要破他們噬噬齧齧。我在這時候又復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淫掃盡，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去睡，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開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氣地吃，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了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他的牛尾。

老騎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寧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到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沙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我守看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

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謙警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轡。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她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性命。我不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偽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為我這矯偽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

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面龐。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駝又接着說，但是他提醒了我這個僞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踰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僞善者呀，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駝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喝了幾下，索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

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平，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話。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禡緒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喝了的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啊！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情身體幾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却句

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墳墓裏去！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寓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啊，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為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為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這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為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飯食，但

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笑顯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我作孽！我因為渴死了，餓死了，我心裏竊着的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他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滾泉一樣潰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的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潰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



永遠的紀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牛的蚊塵，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了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慙慙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刻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這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了。

老聾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曾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燬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上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萎靡欲裂，頭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悚作響。

——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賣掉了他

· 老聾入關 ·

· 一五 ·

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的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悚的兩手，向空中抓緊，朝着老聾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聾！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哼！……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說稿

莊周去宋

## 上

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索性把漆園吏的微職捨掉，他的門徒們也就風流雲散了。

他回到宋國來，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芋蕒來打草鞋。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冥想著宇宙間消漲盈虛的道理。

——芋蕒的種子播在田地間，受着和暖的陽光護攝，受着和暖的春風吹襲，無疆地抽出了青青的苗條。苗條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牠打成草鞋。我

這打成的草鞋，被人踐踏穿了的時，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濁裏了。

——人的一生活不就是這樣的麼？青葱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沒有甚麼榮幸。

他一面冥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就。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候，他又打過了，只得退轉來再打。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候也有。

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把蔴頭來做帶子，帶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好的時候，可以賣個一兩雙，賣得不好的時候，只有原樣而去原樣而回。因為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珠履了。

芋麻真是沒中用，但是樂得沒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有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有時又化成大鵬任那些小鳥兒們笑侮。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

有一次，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賣不出，他是餓得不能忍耐了。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挨着餓，提了幾雙草鞋想去向他買兩升小米。

他好容易纔走到了河邊，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上蔓延。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燃燬了的一樣，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風一吹又漸漸

燃燄起來，他好容易纔燃到了河邊。

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身上雖然單薄，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所以一點也不覺冷。有錢人不了解貧寒人何以能夠耐冷，因為他們是沒有享受過這種火威的恩惠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他先在河水裡面照了照自家的面孔。

——啊，你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夫子嗎？我幾乎不能認認你了。你的頸子怎麼得那麼細長，就好像白鶴的頸子一樣？你的面孔怎麼變得那麼黃熟，就好像曬曬的南瓜啊，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時候啊！

他向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場，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無兩。

正當他在照影自嘲的時候，他聽見有得得的馬蹄聲走來。他抬頭一看，纔曉

• 莊周去宋 •

• 二一 •



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或是出門閑放的。

他看見他的朋友，就好像爐火憑着油煤一樣，熱烈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來得真的恰好！我有好幾天沒喫饑頭了，我這幾隻草鞋作押，請你買幾升小米給我煮粥吃罷！」

「啊啊，朋友，你來得却是不巧，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

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一直跑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他纔稍微息了一息腳，但是等他息了一忽之後，他餓得來運動也不能動彈了。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裡提的草鞋來亂嚼，足足嚼盡了一隻。但也奇怪，他覺得好像享用了木牛一樣。

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草鞋賣不了的時候，他便把麻屑亂嚼。

——啊，我真感謝你的真宰！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甃，而且道在麻屑了。

麻屑嚼多了，雖然可以勉強充飢，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有血有肉的鮮味！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鴉。

他想起那回在雕陵，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鵲。

他想起那回濠梁上的，從容出遊的鱖魚……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個鐵針來敲成鈎，把麻條來績成線，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中返裝了兩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想去釣幾隻魚兒。

——蚯蚓呀，罪過，可憐你不該有能夠引誘魚兒上釣的體質。因為你有用，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

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僵着一個骷髏，他把那骷髏翻開，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他把蚯蚓穿在針上，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他看見水裏面遊着的魚兒真是快活。魚兒一對對地銜尾接首在水裏面優遊。這麼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個異常的變化。他直到這時候纔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這時候纔爲她揮了幾行清淚。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他待她真是太淡漠了，他總以爲是受了她的拖累。因爲有了她，所以不得不過了些不潔的生活。因爲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因爲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對着孤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一連叫了幾聲，把釣繩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個骷髏，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

——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下

莊周雖然窮，但他的名望却是不小。

他從前到過楚國，楚國的國王要叫他做過宰相，他便回到宋國來，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但是他太看穿了，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龜犢。

• 莊周去宋 •

• 二五 •

他從前辭却楚國的聘請的時候，和他的夫人也囑咐過幾回，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辭掉了。

人能辭掉宰相，他的身價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莊周雖然窮，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想入世，無論他走到那一國，那一國的相位是並不稀罕他的！這是當時的人對於莊周的一般的評判。

——啊啊，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在河邊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骷髏中幻見了他夫人的面孔，但當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時，他想起那時唯一的一個弔孝者來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我一個孤另的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便一連連起了從前和他兩人的許多逸事。

——從前在滾梁上和他兩個遊玩的時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水裏面的鱗魚遊得真是快活，滾水是那麽清潔的，我們兩人的影子，啊，那印在滾水裏面的我們兩人的影子，那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那回我女人死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來弔我，啊，那時候我真是狂妄呀！我纔在箕踞鼓盆，還在唱歌！他教訓我的話，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還記得清楚。他和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麼？啊，我是一些也不會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從前我到楚國的時候，我看見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滴污了他的鼻端，如像蒼蠅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請那高明的石匠用起

斧頭如像使風一樣，把他鼻上的泥髻斫了。啊，我的靈魂全蒙在一種如像蠅翅般菲薄的泥髻裏，能夠抓到我的痛癢處的，四海雖大，只有你惠施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像石匠一樣，把我全靈魂的泥髻斫掉了罷……

他一起想起他的惠施，很不得立刻就飛去和他見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國的宰相。梁國和宋國還有幾天的路程。莊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賴着有兩袖子的乾糧，提起那個骷髏，便一個人飄飄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個骷髏的瘋子！

——一位不吃麵包，口嚼麻屑的騷子！

莊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驚怪的风聲。有些人揮揷他，但他只覺得無知的人終是可愛。人問他是誰，他也不隱蔽他的名姓，因為他是素來不做這樣匿名的勾

當的。人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說要到大梁去，去見梁國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在說瘋話。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是誑人的騙子。堂堂乎天下的大哲莊周，連宰相也不肯做的人，豈做這些欺人惑俗的行徑嗎？他這個浪遊的乞丐到底想討些甚麼？討人的極端的厭惡罷了！假人假人！別有所求的騙子！

風聲愈張愈大，人還沒有走到大梁，風聲早走到惠施的耳裏了。

——呀，奇怪，老莊這一來，是想奪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總要先事提防。梁國的宰相惠施一聽了莊周來的風聲，他在心裏便這麼打算了一下。凡事要先發制人，要乘着他未見國王之前，先下他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捉拿這個莊騙子。



可憐飢渴着友情，飢渴着人的滋味的莊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長路，人還沒有走到大梁，惠施早搜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纔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到惠施的面前。

莊周一見惠施，便說不出來的歡喜，正想走去訴說年來的契闊，訴說心境的變遷。但是惠施向着他騰厲聲罵道：

——老莊呀，你真是奇醜！你要來奪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來就是了，何必要做出那種妖異惑俗的行徑！

——呀，惠施！你這說的話，纔是「孤駒未嘗有母」呀！

——你別要像那樣假裝瘋癲！國法是國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經捉拿了你三天三夜了。

——唉！莊周到此纔長嘆了一聲，他接着說道：惠施！我實在是自已欺誑了自已。你聽我向你說一段趣話罷。南方有一種奇鳥名叫「鵷鶖」，他吃的是竹實，飲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枯樹。他有一次從南海飛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潔的。他在路上遇着一隻含着死老鼠的鵷鶖，他因為都是同類便招呼了鵷鶖一下。鵷鶖鼓着兩個鵝蛋大的眼睛，抬起頭來向上怒吼：「哼，你是要來奪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這死老鼠是甚麼？

惠施被莊周搶白了一場，面上雖是發燒，但他也不能把莊周怎麼樣。因為那時的王侯將相都是以虛禮賢士為風氣的，這次惠施的侮辱莊周，只是提防他來奪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麼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無恙，賢士却不可不慮禮的了，他便立刻倒堆一臉的笑容來向莊周賠罪：

• 莊周去宋 •

• 三十一 •

· 歷史小品 ·

· 三二 ·

——朋友，我們打是心疼罵是愛呢，請你莫誤會罷。

莊周默默不作一聲，只是飄然走出大門。他舉起手中的骷髏向白雲流盪着  
的青天擲去：

——唉，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孔夫子吃飯

孔夫子和他的門徒們因在陳蔡之間，已經有七天沒有見飯了，不唯沒有見飯，甚至連菜湯水都沒有見過。

大家都餓得來不能動了，東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裏睡着。

他們在七天前到那兒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難耐，有幾位弟子便滿不客氣地從鄰近的瓜田裏偷了幾個香瓜來讓先生和大家解渴。他們當晚便在那兒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們却為當地的農民所包圍着了。偷瓜的時候是被人看見了，故爾惹出了這場亂子。

純樸的農民以為他們是夥盜，只是把他們包圍着，却不敢更進一步怎麼他

們。他們師弟們却又沒有膽量跑去向農民疏通。就因為沒有膽量，因為怕死，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固不用說，連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辯的子貢，都湮沒中用了。

就這樣一羣人便不能不乾餓下去，餓了足足七天，這能動的人實在就只剩下一個顏回了。

顏回究竟不愧是一「其心三月不違仁」的大賢，餓到了第八天上來，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氣，把一張白布片夾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為投誠的旗號，他拿在手裏走出林子去向農民軍投誠。

純樸的農民究竟是好說話，看見顏回那個慈祥的和農民的恐魯相差不遠的面孔，又聽着他以樸訥的言辭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才曉得是出於誤解，便立即把圍解了，而且還可憐他們，送了些白米給顏回，讓他拿去煮給他的先生和

· 孔夫子吃飯 ·

· 三五 ·

同學們吃。

顏回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他的心裏真是給了農民以無限的祝禱，無限的感謝。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見了先生，把詳細的情形說了，不用說我們的聖人和他的大賢們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孔夫子心裏想：究竟顏回是不錯，他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我不是早就說過麼？我是有天老爺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裏的柴火方便，顏回回頭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幾塊石頭來做成灶孔，便煮起稀飯來。因為他想到，肚子餓久了的人，頓時吃硬飯是不行的。孔夫子和一羣弟子們不用說仍然是沒有動，但他們都安了心，沒有什麼焦愁的了。有幾位稍微還有點焦愁的，是看着顏回的一舉一動太紆徐，好像故意在和他

們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飯不夠吃。

這樣淡薄的焦急，在我們聖人心中也在所不免。我們的孔夫子睡在一株大樹下一所高的地方，看着同樣餓了七天的顏回在那兒有神沒氣的煮飯。看他煮了好一會，把鍋蓋揭了開來，很使他感覺着了很大的不快。他看見顏回揭開了鍋蓋來，便把另一隻手在鍋裏指了兩指的飯來送進口裏。這下便很傷了孔子的尊嚴。因為孔子是一團人的領袖，連我領袖都還沒有吃的時候，你公然就先吃，這是孔子在肚裏斥責顏回的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顏回把稀飯煮熟了，先搗了一碗來陳在孔子的面前，孔子這時候又存心來試驗顏回一下，看這人究竟虛僞到了怎樣的程度。

孔子說：「回呀，我剛才夢了我的父親。（不用說是聖人臨時扯的謊。）有飲



「食要先敬了長上，然後再吃。你替我在露天爲我的父親獻祭罷。」

顏回趕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飯是不好拿來敬神的。我聽先生說過『菜盛必潔，』今天的稀飯不乾淨，不好拿來祭神。」

「爲甚不乾淨呢？」

「剛才我揭開鍋蓋的時候，飛了一團煙渣進去，我趕快用指頭把它拈了起來，但丟掉又覺得可惜，所以我便送進了口去……」

孔子聽到這裏，才突然「呵哦」地嘆了一口氣。他趕快搶着說：

「好的，好的，回呀，你實在是一位聖者，連我都是趕不上你的。」

他說了又對着弟子們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對於顏回的試驗，和盤告白了  
「這。」

孔子藉着這一番的告白來和緩了他自己的良心的苛責。但他同時更感受  
着一種下意識的安慰。是說：

——我的領袖的尊嚴，並沒有受傷。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草此。此故事出處，見「呂氏春秋」察分覽，任致微。

▲ 歷史小品 ▲

▲ 四〇 ▲

孟夫子出妻

作者白道篇東西是從荀子解憂篇的「孟子冠敗而出妻」的一句話敷衍出來的。敗是敗壞身體的敗，不是妻有敗德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禁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一向爲後世的儒者所湮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覺得是尤可同情的。這樣無名無姓的做了犧牲的一個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

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園子裏養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頭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

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爲「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老熊吊頸，雞公司晨」，意譯出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深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包裹著了的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清涼涼的「夜氣」，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面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飯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怕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她和那夏天的清晨一樣，豐滿而新鮮。她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她打着赤足，捧著一個食案，走到隨着圍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她，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腳也被拖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用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面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的照片畫片的人，請把來

提醒在眼前，便可以彷彿得孟子和夫人的生活情景。

孟夫人在這時候又從廚裏捧了一個小小的飯飯來。

孟夫子雖然是窮人，但他是儒者，是很講禮節的——這樣的表現却未免太硬，實則古人的所謂講禮節就是現今人所說的「玩點官派」，說得更摩登一些時，便是要發揮些貴族的風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讓和顏悅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邊替他盛飯。孟夫人不用說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廚房裏而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飯時也不能用親手授受，要用木盤來作中介，遞木盤時也要埋着頭雙手捧出去。

就在那樣的情景中孟夫子吃飯。因為他喜歡淡泊，也喜歡吃魚，吃得倒也簡單，一杯魚羹，一碟莖片，一盤涼拌的綠豆芽。這都是孟夫人所經心做出的潔白



瀟灑的菜，然而菜雖瀟灑，而孟子却吃得異常矜持，他的視線只筆直地由飯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飯碗，把跪在旁邊的夫人竟連在眼角上也都不掛一下。

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子是那樣的頑冥，那樣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嗎？是孟夫人有了什麼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這理由在矜持着的孟子和怡悅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為昨晚上的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夫子愛撫我們的孟夫人不是就給喫甜瓜的一樣，連漿液的一滴都要愛情的嗎？然而，就因為有昨宵的愛撫，故爾有目前的矜持。事實本是這樣矛盾着的。

原來孟夫子立志要為聖賢，他的入手的大方針便是要求「不動心」，要求「存夜氣」，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別是在夜間，他的心卻不能夠不動。動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滿着燥氣，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來苛責他，於是便有

這矜持的脾氣發作起來。他盡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顯得天真，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數等，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敗。尤其使他難於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守禮節跪在他的旁邊，使他的眼睛一點也不敢正視。然而不正視也不濟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其實是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從葛衫下鼓出的一對隆起的乳頭，那把他的祕密什麼都看透了的一雙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軟，那氣息，那流線……他就給受了千重的縛束一樣，一點也動顫不得。

——啊啊，惡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你的弟子啦！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心裏這樣反復着叫。

當他快要把第一碗飯吃完的時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托盤遞過去，要接他的飯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乾燥的喉嚨說：「請你下廚房裏面去，盛飯

讓我自己盛！」

孟夫人早就覺悟着他是有這一着的，和順地向他行了了一個禮，把飯餚移近他的身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人的發作却沒有因此而解消，因為她所留下的飯氣在她走了之後却專門在他的嗅覺上作用起來。無論碗盞，飯，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拿着的竹筷，一切都有他夫人的氣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點令人發痒的氣味。孟夫子急得漲紅起了面孔來，把碗筷一擲，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掛着的孔子像叩起了頭來。

「孔夫子喲，孔夫子喲，你提挈我，提挈我！我一定要做你的弟子。我知道，你是把夫人出了的，你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你的兒子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丁

的，我是孔門的嫡傳，這一層我無論怎樣要學到。你請保佑我，給我以力量，使我今天就得和我的夫人斷絕關係，使得以成爲聖人之徒。」

他發出了哭聲來在那裏禱告着。他的夫人在聽見他擲梳篦的時候，吃驚着連忙跑來看他，不材跑到隣室來，却聽見了他的這番禱告。伊躊躇了一下，但終於決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返伏在聖像前的席上，沒有擡起頭來。

「先生，你怎麼了？」孟夫人跪在剛才跪過的地方，躊躇了一下，這樣問了一聲。

「孟子到這時才突然吃了一驚地把頭擡了起來，眼圈子有點微紅。」我叫你到廚房裏去，怎的又轉來了？」他返問着。

「我沒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轉來，很是失禮，但是，先生，你請饒恕我。我轉來的

時候聽見先生又在辯告。」

孟夫子沒有說話。

「前回先生生氣的時候，我不是向先生說過，請先生把我當成先生的弟子或僕人，讓我在先生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許可了我嗎？」

孟子隔了好一晌回答不出來。

「先生，你不要把我看成你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這是辦不到的嗎……先生的周圍沒有我，我恐怕先生是會不方便的……先生，你真的把我當成弟子或僕人啦……」

孟子長太息了一番，自語一般地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這是孟子所愛說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沉默着又把頭埋下去了。聰明的孟夫

人是理會了他的意思的，曉得他這時是把魚來比女色，把熊掌來比聖賢，二者不可得兼，他是想舍老婆而取聖賢的。

孟夫人到這時候，覺得孟子委實可憐了起來，她向他勸了一番母性愛，覺得這個聖賢非由她產生出來不可。她是決了心要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你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順從你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離開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後做女工也可以過活，萬望先生務必成爲聖賢。」

孟夫子把頭垂着沒有說話。

「先生，你請繼續用飯啦。」

孟夫子依然沒有作聲，只是把頭搖了一下。

「那嗎，我好撤下去。」

· 孟夫子出妻 ·

夫人說行了行了一次禮，把飯碗加在食案上一並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頭埋着，但他這時候的矜持已經老早地輕解了。他在他的夫人的行動中看出了他的已經死去了的母親。他自己覺得慚愧了起來。他一覺得慚愧，便感著了一個不小的恐慌！——便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鹽柴米的經理，該什麼人來承辦？他到這時候，才覺悟到了一個極淺顯的真理，一個人要成爲聖賢，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別的人作着些低賤的勞動來感底的。

他低回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是決了心走到廚房去，要向他  
的夫人轉環。

但待他走到廚房時，看見廚房收拾得很乾淨，而他的夫人却不見了。他的恐慌愈見增加了起來，「她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嗎？」他在心裏驚疑着，把壁上掛着

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廚的圍腰取了下來，捧到鼻端去，盡力地聞，感受着怎麼也說不出的一種憧憬。

正當他陷沒在那種憧憬的時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廚房來了。她看見孟夫子在捧着她的圍腰，她連忙的說：

「先生，你用不着親自下竈啦。我剛才打背道向高章先生家裏去來，我拜託了他家裏人以後每天關照先生的衣食。他們立刻便要來看先生的。」

可憐孟子就像一個手髧的小孩子做錯了事向母親求饒的一樣，他把圍腰拋開，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師母，你不去，好麼？我剛才的話是不足數的。」他兩手抓了她的兩手。

孟夫人趕快把他攙扶了起來，伊那雙黑耀石般的眼睛，加上了一番潤濕的

孟夫子出妻。

五三。



光明。

「不，我多謝你，先生是天下師表，不是我一人所能私有的。我留在這兒，於沒生先有好處，我走於先生有好處。只要於先生有好處，就是向火裏去，我也要  
去。」

孟子在這樣很尋常的話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啓示。他平常口口聲聲地在講仁說義，誰知道他的夫人並不立言說，已經在實踐躬行。他頓時感覺得他的夫人好像比孔夫子還要偉大。孔夫子能夠周遊天下，去宣傳他的教義，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賜罷？假使孔夫人不讓他說出就出，他豈不是會有家庭之累？是的，不言而行，實踐實踐！我與其去遠師孔子，我應該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萬草來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廚房來，但他此時的

心中已經醞釀着了準備着萬章們到齊梁諸國去宣傳教義的計劃。

一九三五、八、六。

• 孟夫子出妻 •

• 五五 •

• 历史小品 •

• 五六 •

# 秦始皇將死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巡遊了雲夢會稽琅邪之祭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蕩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當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兩個巨大的青銅冰鑑，（註一）盛着有很多的冰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歡的仙真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冰鑑上，把冰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冰塊。

（註一）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稱為冰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

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的胸部和鴛鳥一樣，聲音和豺一樣。（註二）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到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因為小時候有殘疾，他是被人嬌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雖做着元首也沒可如何，其結果是誘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養成嗜殺的暴虐心；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們的欺騙。

（註二）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尉繚說：「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第三項今稱雞胸，就是軟骨症（Kachitia）的特徵。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閃爍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到也沒有人驚惶，大家反覺得只有這一刻時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樣，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頤向上點着作招呼，意思是說：羊兒瘋又發作了。

他們把冰塊收拾了，把失了意識的秦始皇扶着，不一會也就渡過了黃河。

平常每發作一次，大抵只有得兩刻工夫便可以恢復，恢復之後就和一覺醒來的一樣，到也沒有什麼異狀，然而這回的發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更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轉來，醒後總是嘔吐，訴說着頭痛暈眩，發燒。

同路當然是有一批御醫的。那些驅鬼的醫生，甲走來講了一篇陰陽五行，乙

走來講了一篇大魚爲祟，丙要治標，丁要治本，鬧得一個烏烟瘴氣，但他們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來調治，不要再趕着歸路。然而秦始皇却沒有聽他們的話，他命令宦者們把他扶上了溫涼車，叫一行人兼程地前進，從此以後他就沒有下過車來一步了。

他睡在車上被搖動着，頭愈痛得劇烈，嘔吐愈見地頻繁，熱候愈見地增高，他自己感覺到了這一次會再沒有命活，以剛愎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淚來。說也奇怪，這眼淚似乎浸潤了他那褻暴的良心，竟有類似懺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腦筋中徂徠起來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殘疾的不值半文錢的庸人。我全靠我父親的本領得到了秦人的基業，才做到了皇帝。我卽王位的時候僅僅十三歲，不是有我父



親做了十幾年的相邦，（註三）招集了天下的賢士，充足了秦國的兵食，我那兒就能夠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親自己毒死了！

他這時的心目中的父親便是他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是他在即位後的第十二年上所賜死了的。死後已經二十五年，他偶然也有想到他來的時候，但總是懷着忿恨，覺得他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惡人，姦了他的母親，還想篡他的王位。這回這樣地懷起了他的恩德來，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親本來是我父親的愛人，是有權勢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莊襄王）替他奪了的。父親後來又要和母親發生關係，這本來是正當的，我爲甚麼要妨害他們，甚且把我兩個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拋出宮牆外碰死了？可

（註三）相邦即相國，因漢人避劉邦的諱，才改邦爲國。

鄰還有那位嫪毐，他本來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為不好說那兩位兄弟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便誣枉着他，硬說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殺了，還連累了好些人。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毀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幾個人，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要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統一的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連我左右的人幾時要謀害我都是難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嗎？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後便國破家亡嗎？我的統制的效果是在那裏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講陰陽五行神仙妖異的方士，他們成羣結黨的來欺騙我……最混蛋的是那個李斯，焚書坑儒這兩項千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幹的，幹了的

罪名樂得我來承擔，而他自己仍然帶着一個周公孔子的面孔。媽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條大黃瓜啦！……

！假使我的父親（呂不韋）不死，他是絕不會讓我做出那兩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幾年，我也不會幹出那樣的蠢事，贏得一個千秋萬歲的罵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罵我；我一死，天下便會動亂起來，千秋萬歲後的人也都會罵我。我相信千秋萬歲後決不會再有我這樣的一個傻瓜，來幹統制思想的這樣的蠢事。媽的，天下的書你那麼燒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麼活埋得完呢？就是燒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麼？你樂得做一羣鬼方士們的傀儡呵，媽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麼沒有叫他早死？媽的，我狗彘不如的呂政，我怎麼沒早死幾年呢？

！……李斯那東西，他勾結起一些方士來騙我，裝着一個忠誠的樣子，誰知道

他懷的是那麼鬼胎我的大兒扶蘇早蘇勸我疏遠他，但我反聽了他的話把扶蘇遣去戍邊去了，把蒙恬疏遠了起來，十幾年都沒有讓他回朝。在二十幾年前還殺死了一位偉大的學者韓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媽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離開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羣狗黨。我現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們是在幹些什麼鬼事呢？……

本來人在患着熱症的時候，大抵是要起一種喜坡映屈里亞（Typhoid）的現象的，便是神經過敏，過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覺得是死到了臨頭的一樣。秦始皇睡在溫涼車中，在他有熱候的腦子裏所往來着的這些想念，要說是和這種現象相當也未嘗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確是很沉重。看他前後所起的徵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個徵斷是「結核性的腦膜炎」（Meningitis）。

Griffiths。他在巡遊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厲害，血色也不好，時常便閉，特別是睡眠不能安穩，時常夢見些海產的怪獸怪魚來和他打戰。結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來是不健全的腦膜的，不幸他在漢平原津的時候又有羊兒瘋的發作，而頭又跌打在了青銅冰盤上，大腦與腦膜和前頭骨生了衝擊，結核菌的威勢乘着這外傷便突然地急進了起來。這是不治的病，大約在兩三禮拜之內便要死，秦始皇帝實是在是得到了這死的預感了。

在頭一兩天，熱度雖然高，但意識還清醒，李斯趙高等雖然屢次勸他息下來，在途中將養，但他沒有聽從他們的話，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進，連夜間都不準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起到咸陽把扶蘇召回來付以後事。他曉得扶蘇一回來，一定要除去李斯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識便有點昏蒙起來了。他更預

感到他會趕不到咸陽便要丟命。他便背開了人，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木簡的手詔給他的長子扶蘇。

「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不幸歸途疾發，今命在內夕，其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連丞相李斯都沒有護他知道，只叫管符籙事的趙高把木簡拴好了，蓋上了封泥，趕快專使送到上郡去。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於昏睡狀態裏去了。

熱度照常是高，在車上滾來滾去地睡，不安穩，頸子是硬直着的，牙齒不斷地鏟着，兩個膝膀彎起來總是沒有拉直過。殺人如麻，咸陽海內的這位世大魔王，到了這田地也委實可憐。他時而好像安靜得一下，但時而又突然發出嗥語來。

「父親，父親，你饒了我，你饒了我……呵，燕太子丹，荊軻，田將軍，你們把頭

首頂在你的頸上去罷，不要那樣駭人……兩位小兄弟，你們口裏爲甚麼流血呵，鼻孔裏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憐的，是誰把你們打傷了呵，你們的腦袋子是破了的，腦漿子也在流呵，怪可憐的。你們……你們不要一次那樣多的人湧來打我啦，哦，你們有四百六十幾個……你們怪不得我，你們去找李斯，你們去找李斯……你們要放火要燒阿房宮，要燒死我，趕快把你們手中燃着的竹簡息掉罷，那不是書嗎……你們怎樣要拿來燒了那不是書嗎……

像這樣沒有連絡的一些嘆語，使一些親幸的宦者們個個都害怕不願意和他同車。在第四天上他們率性各自乘了幾乘車在前後左右跟着，讓秦始皇一個人在那濕涼車裏癱着。

秦始皇就這樣在半死半活的狀態中被人遺棄着的時候，他所預感着的陰

謀在李斯趙高之間却活躍了起來。趙高把始皇寫給扶蘇的手詔抱着沒有發出，他主張擁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來，把那詔書的內容完全改換了。

「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他們在這通假詔上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連「正」字都要避諱，正月是改稱「端月」，他們却用了「匡正」這個動詞，故意來犯諱，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氣，使扶蘇和蒙恬不得懷疑。他們把詔書改了，但也不敢立地發出，怕的秦始皇萬一會恢復轉來。他們照常是晝夜兼程着，在途間要打問的時候，



總要去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見他時常在痙攣的狀態中，但到第五天來呈出了痙攣狀態了。身體的痙攣緩和了下來，嚙語也不發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癱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點不整的氣息之外，和一條死屍全無差別。烏鴉對於屍臭特別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幾天它們早就要聞着。每逢秦始皇的溫涼車一停，總和李斯趙高要來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樣，烏鴉也時而飛來在他的車頂上盤旋。烏鴉的叫聲和李斯們心中的笑聲是唱着和的。

就那樣在第五天的夜裏趕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大家都趕得很疲乏了，以為縱橫秦始皇是沒有知覺的，便不約而同地主張在沙丘過夜。

在沙丘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趙高兩人跑去把溫涼車打開來，看見秦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經硬得來和石頭一樣了。

結核性的腦膜炎論理是要支持三兩禮拜的，但秦始皇爲什麼那樣早死了，除胡亥一個人而外，連李斯趙高都不知道。不用說當時也沒有人驗屍，自然更說不到屍體解剖。假如是在現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發現出秦始皇的右耳裏面有一條三寸長的磁釘的。

一九三五，九，二四。

• 歷史小品 •

• 三二 •

# 楚霸王自殺

連日的大雪把烏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皚白，對岸的牛濟山白壁山一帶，也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陽。

四處都沒有人跡，連飛鳥也不見一隻。

周圍的村落因近來的戰事都被人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內看不出一株炊煙，聽不出一句鷄鳴。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毫無倦意的長江和天上的太陽了。

長江滔滔蕩蕩地鼓着他的血樣的水流着。在他沉毅的聲浪中，對於兩岸的白雪似乎不說。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裏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騷動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突然，從西北角上隱隱地起了一片聲息，有點像是從大海的中心不斷的向着岸頭湧來的海浪，不斷的湧來，湧來，聲音逐漸地高，逐漸地明起來了。

是一片雜亂的馬蹄聲。

這馬蹄的浪子終竟湧到了江邊，人和馬都現出了視野來。一共是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

人的鼻孔和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氣柱，雪花在馬蹄下蹴得亂飛。

爲首的是一位大漢，騎着一匹青白的馬。其它的二十六個人，雖然稍有遜色，也大抵是些雄壯的男子，騎的馬有黃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們各人都戴着黑盔，披著黑甲，腳上穿著芒鞋，右手拿着一條有紅纒的長矛，左手一個圭形而有虎頭紋的銅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東西都有久經血戰的烙印。

他們拚命地跑著，真像浪花一樣，一湧到江邊來，便停止著，迴旋著，潰散了。

黑色的人和雜色的馬散亂在江邊，就像潮退後的雜色的海苔和蚌壳。

他們的來勢雖然猛，但一下了馬來之後，人和馬的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沒有受傷的，幾乎沒有。有幾匹馬等騎者一下馬來便向雪堆着的石磧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並不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他們的長腿。有幾個人似乎腳上受了傷，站不穩，下馬後便把銅盾擲在地上坐著，或則兩隻手把矛

桿柱着。其中又有一個更把盾和矛都拋了，踉蹌地走到江邊，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來，就像一條死尸一樣，不動。

爲首的那位高長大漢，有七尺長的光景，算是一羣人中的最倔強者，他的馬也和它的主人相趁。馬像是很那眼前的長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斷地往前跨在石磯上，噴着白色的蒸氣，不斷地嘶風。它的主人下了馬後，立在馬旁邊，着長江不動了一會。他接着把長矛豎在石磯上，把銅盾放在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鐵盔解了下來，在銅盾上放着。頭上露着一個濃黑的推髻，巧克立色的臉下，繞着一簇短短的黑鬚，頰上受着有兩處傷，帶着兩條黑色的血斑和鬍鬚混雜着。看他那年紀是只有三十歲的老景。

大漢把兩個眼仁在充着血的內眼角上對着，忿恨地把長江睥睨了一下，又



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風的馬而外，大家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從近旁的小港裏，有打槳的聲音。

倔強的大漢驚竦了一下，他的兩手把左邊的側腹所掛着的玉飾劍拔着了。

港裏划出了一隻沒蓬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雖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樣，但他的風貌却比尋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瘦，在廣寬的額下一雙眼睛含着智的光輝。

他一直沿着江邊，把船撐到了倔強大漢的面前礙着了，他在船頭立着，向着大漢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會錯，你一定就是我們的西楚霸王。』你快請上船來吧，後面的追兵恐怕快會到了。」

被稱爲「大王」的那位個強壯大漢，原來就是自號爲「西楚霸王」的項羽，他那緊張着的面孔，愈見有不可掩的驚疑的神氣。

「你是誰？」沉宏的聲音向船上問。

「我是道烏江的亭長，姓名隨後再說吧。這兒烏江的人早都逃乾淨了，上下都沒有船隻，就只有這一隻小船。昨晚你們到了鎮上，我便趁夜弄了這隻船來，打掃好了，在這兒等你。你快請上船吧，你們昨晚是不該在鎮上過夜的。」

楚霸王依舊驚疑着。他本來是一位木強的人，但因為打了敗戰以來的經驗，却使他聰明了好些。他自從由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敗退了下來，趕了

兩天一夜趕到了陰陵（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的時候，迷失了路徑。他問了一位田父，田父騙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竟走到了一處大澤，無路可通，終竟爲漢兵所追上，格殺了一陣，弄得來手下的隊伍只剩下了二十八騎。他從那兒又折回東走，走到了東城（定遠縣東南），又爲漢兵所追及，格殺一陣又失掉了兩騎。他帶着二十六騎從東城南竄，冒着大雪趕了兩天，又才趕到了道烏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的，他們在路上只好任意闖進人家去揀了些現存的糧食來吃。他們又都受了傷，實在是有點筋疲力盡了。現在，在楚霸王心中所恨的，與其是漢王劉邦，當是那陰陵的田父，當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算食壺漿來迎接他的居民。當是那看見他敗走着還要下雪來苦惱他的天公。他覺得這天公是最可惡的，而且那陰陵的田父，那沿途的無情的民居，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

的化身。

「是的，這天公的化身又來了，眼前的這長江和這位亭長！」

有騙過他失了賂的陰陵田父在前，使他感覺到這千巧萬巧地應船相待的烏江亭長，不外是劉邦的好細。

「你這船不是太小了嗎？」

「是的，我就只尋到這樣一隻小船，要載馬時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馬。」

「這傢伙愈見是好細無疑，他是曉得我不習水性，想把船搖到江心，把我弄下去淹死的！」楚霸王心裏這樣想着，照他平時暴躁的脾氣，他很想把劍拔出來，把那亭長斫死，他按着劍的手中肌肉的確也受了命令，這樣動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殺了又怎樣呢？我不習水性，跟我來的都是北人也一樣的不識水

性，結果還是死。」他的腦中樞的命令到這時立刻轉變了。奇妙的是起了一種宗教樣的念頭。

——「不行，天老爺終竟是我強，我實在是敵不過他。」他的手從劍柄離開，在胸前又起來了。

——「大王，」亭長看見他在狐疑而不作聲，又開始敦促着他：「你快請上船來吧，時機不可一刻遺失，你趕到江東去，江東雖然小還有幾十萬人，還儘可以供你捲土重來。你請趕快上船，就有追兵來，也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羞赧地微笑了起來。這微笑，他至少是忘記了有一個月。在最近的幾天，他的心中尤其充滿了怨天恨地的怒氣，但他現在却恬然起來了。

——「亭長，我多謝你。」他溫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語地接續了起來，操

着手只是把頭搖着。『但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爺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從會稽起事的時候，我們帶領了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轉戰了八年，身經七十餘戰，如今死得來一個也沒有了。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戰死了的。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回到江東去，縱使江東的父老可憐我，依然擁戴我，但我有什麼面目和他們相見呢？』

——『大王，請你不要遲疑，』亭長又敦促着：『追兵萬一趕到了……』

——『不行，不行，』項羽依然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起初起兵的時  
候，隨處都有人來參加，隨處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我們是沒有受過兵馬和糧食的  
缺乏的。現在不同了，我們到一處地方，地方逃得一個精空。沒有逃的，連鄉裏種田  
的老人都要欺騙我們。這正是天老爺在作弄我。啊啊，——』他長嘆了一聲，把兩

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一下，眼仁對得來幾乎全是白眼，望着天。「我還有這麼大的力氣，便要消滅了嗎？」

——「大王，」亭長又說：「天是助成你的，請你不要遲疑。你身經百戰，仍還健在，不正是天意嗎？」

——「不行，不行，」項羽又搖起頭來。「我是曉得的，亭長，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麼面目回到江東去呢？哦，是的，是的，」——他這時心機轉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邊不能起來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說：「那是鍾離昧啦，他腰上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們就讓亭長把他打救了去吧。」

有兩個部下走去把鍾離昧攙扶了起來，替他把鉄盔解了。一臉都呈着土色。他是在東城落了馬，把腰部跌傷了的，因為這兩天沒有得到靜養，痛得來已經不

能行動了。

——「還有我這匹烏驃馬啦，」項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馬說：「這馬我騎了五年，我很愛它，它也很愛我，我不忍殺它，這也讓亭長把它打救了吧。」

鍾離昧鼓着他的餘勇，表示他不願意和烏驃馬一道生，他願意和楚霸王一道死。

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強制着他扶上了船去，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馬鞍上的盔和盾取了下來，把馬拉到船邊。

——「亭長，」項羽叫着：「我把這匹馬送你，請你把鍾離昧和馬一同帶到江東去啦。」



馬由旁人的挪助也拉上了船了。鍾離昧坐在船尾，馬立在中腹。但船前船後還有點涼地可以容得一兩個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長對於項羽試了他的最後的勸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動人的。但我覺得你不好在那種感傷的陶醉裏沉湎。古語說得好「天道遠，人道邇」，我們應該盡其人道，然後再聽憑天道啦。只要你把你目前的這種仁心，以後推廣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來，真真正正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頭上，以你的材力專用於救世濟人。我看不要說天，什麼人都是會幫着你的，江東的父老也一定會幫着你的，現在還不遲……」

在這時候從西北角上又隱隱騰出了一片聲息，和剛才項羽的一羣人馬所

激起來的聲音相彷彿。項羽的眼仁又對了一下，其它的二十五個人也緊張了起來，連坐在船尾上的鍾離昧都想要掙起身，然而却掙立不起。

——「大王，」亭長叫着：「不可一刻狐疑，你趕快上船！趕快上船！」

項羽沒有作聲。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它二十五名的壯士就接受了命令的一樣，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聲息愈見逼近了，聽得出是一大羣的馬蹄聲，比前次的意見高，愈見大，愈見雜亂。由那聲息聽來是有好幾百人的光景。

項羽的兩個眼仁愈見打緊了，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五名的壯士也不期而同地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六道和四圍的冰雪爭着寒意的劍光，在朝陽中交織着了無數的虹彩。

人馬的聲音總和潮頭一樣湧進視野裏來了。

二十六個人吶喊了一聲，也和潮頭一樣，迎接着湧上了前去。

兩個猛烈的大浪接了頭，迸出了猛烈的浪花。

亭長這時候把船離開了岸，隔得半箭遠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烏騾馬的背上去觀起戰來，對着坐在船尾上焦急着的鍾離昧似報告非報告地傳達着他的所見。

——「……就給衝進了羊牢的一羣猛虎一樣啦。哦，只見人在倒，馬在倒，敵人潰亂了，就像一羣朝王的蜂子啦。」

——「項王呢？項王呢？」鍾離昧焦急着問。

「看不清楚啦……這馬有點囉唆，船又不緊……哦，還在，還在。他最厲害，他是沒有戴將軍盔的……」

「哦，那不危險！」

「真不愧是身經百戰，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個都不弱……哦，真巧妙，真靈敏，真神速啊，二十六個人就像有二十六隻手足的一個人啦。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見人在飛，那是怎的啦……」

「項王？項王？項王沒受傷嗎……」

「……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似着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在飛，真像肉彈子啦。他把手裏抓着的人像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都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起來。這

地都是死傷啦……哦哈，黑盔甲倒了幾個，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他還沒倒。但他的頭受了傷，滿臉都是血。他還是提着人在擲……哦，提起馬在擲。他把劍都放下了，一雙手在擲啦。一雙手……他們只剩下得幾個人了。哦哈，黑盔甲絆倒了幾個……地下的傷者在斫他們，斫他們的腳。他們在地上相斫啦……哦哈，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還在提着他周圍的死人死馬在擲。一片都是死傷啦……敵人圍着他就像在看戲法一樣，誰都不敢動。他一臉都是血，一臉都是血……他不再擲了。他的身邊就只有幾個黑盔甲的尸首匍伏着，一個敵人的

屍首也沒有。他現在拾起一把劍來了……哦，你注意聽，他像在說話。他指着一個敵人像在說話……」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腳下也受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敵人中的一位和他一樣魁梧的綠盔綠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萬戶侯。你從

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首級送給你吧……」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地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鍾離味早已經硬着頸子在吞眼淚，亭長依然立在馬上着。

——「呵哈，」亭長最後叫着：「項王刎了喉在一羣黑盔甲的尸首裏面，倒了。」

亭長的臉上也懸着了悽愴的眼淚，他不再看了，從馬上下來，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搖着。岸上的漢兵們看見項王死了，都爭先恐後地去搶項王的頭首。他們自相踐踏地又踏死了幾十個人。最後是把二十六架黑盔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搶着一片肢體的，就像搶得了一片殘骨的餓狗一樣，各各回頭跑，想去爭奪那一片肢體的人便擁擠着一團跑去。轉瞬之間幾百人分成了幾十團，通通跑乾淨。

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藉着一片的劍和戟，人和馬的死尸。

亭長仍然在搖着船，但不是搖過江去，而是搖回了岸來。

鍾離昧發生了驚異。

亭長把船搖攏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鍾離昧並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來歷。

「鍾離昧將軍，我現在對你說出真話吧。」亭長鎮靜地說着：「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亭長，我只是這兒的一位讀書人。不過亭長已經跑了，我就算是亭長，也可以的。我今天來本是沒有懷好意的……」

鍾離昧愈見驚愕了，把劍按着。



——「但你也不要誤會，」亭長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漢王的好細。你要曉得，現今的老百姓，尤其我們讀書人，對於項王，那一位還懷着有好意呢？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的。我們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統制，所以能夠順從民意的項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來幫助他，擁護他，所以不兩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這是誰的力量呢？……在你或者還以為是項王這位蓋死的英雄的力量吧？英雄僅是一個人的時候，他的末路是怎樣，今天是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的。……項王就是因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個幻覺，他自己以為是他一個人的拔山蓋世的力氣把秦人殲滅了的。秦人的暴政顛覆了之後，他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成陽之後把秦人的宮室典藉通通燒光，並連燒了好些民房，又搶了好些財寶

婦女出關，這不比秦始皇的燒書更厲害嗎？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那還可說是坑的秦兵以防後患，但他後來對着官軍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齊的城郭宮室燒了，把田榮的降卒通坑了，又保虜了老弱男女，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這所加害的不是我們老百姓嗎？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厲害嗎？秦人亡後這幾年，的戰亂，都是他引起來的，把因為自己想做霸王，把楚義帝殺了，對於漢王加以監視，親信秦人的降將，嫉妬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敵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妥和自己的權勢有點抵觸，明天便視為敵人。老百姓這兩年來的苦難是該什麼人負責的……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老百姓對他，就和從前對於秦始皇是一樣，你要曉得啦，天下的人都在反對他。我們雖不是漢王的好細，也可以說都是漢王的好細。凡是打倒他的人，我們都是願意幫助。

他的。我對你說出真話吧，我今天來，本是想把他誘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後和他兩個人同歸於盡，我也是死了心來的呢，我現在這樣說出真話，你要殺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充亭長的說到這兒停了好一會，等待着鍾離昧的處決。但鍾離昧把頭垂着了。

——「不過呢，」他又接着說起來：「據我今天的經驗，我看項王依然是一個好人。我後來也把對於他的態度改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東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樣的短見。他的短處是在太年輕，而且——恕我不客氣吧——是有點「不學無術」。我聽說他在小時候，他的叔父項梁教過他讀書，他沒讀成器便丟了。沒有點學術經驗便要想統制天下，那是一定要壞事的。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死早了。」

以後便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他。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國，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是做一員大將。他不該生出了野心要來做天下的統制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經平定了吧。以後他所鬧出的亂子，說來有點傷心，實在傷了我們中國的不少的元氣。……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內或者還可以復元；但學術上的損失，怕就再隔千年也不能復原吧。秦始皇燒的書是燒的天下的私書，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書也一火而焚了。秦宮三月火不滅，你是曉得的，你想，那裏面是燒了多少的書史呢？……」

說話者又沉默了好一會；鍾離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頭垂着。

——「鍾離昧將軍，但今天的項王對於你和這馬的態度，我真是受了感動啦。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能夠顧朋友而不顧自己，實在是很少的。想來你也曉得

的，吧我們聽說漢王劉邦在逃難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兒女都要推下車。去這大約是普通人的常情。項王在這地方却比劉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這樣心腸假使能夠推廣，他是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落的。

但他始終不悟，他偏以為是天老爺要亡他，那曉得是他自己做錯了，怎麼怪得天呢？天是不說話的，項王名下的是這個天，漢王名下的也是這個天。但是老百姓却要說話，只顧自己的權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殺的路。項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啦。……」

鍾離昧這時候撐着自己的腰幹，好容易跪下去了。

「項王！項王！」鍾離昧向着天，流着眼淚叫着：「是我們誤了你，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武人誤了你。我們誤了天下的人，我們誤了中國，中國的元氣在

千百年後都不能復元，這不是天大的罪惡嗎？我們是比秦始皇還要該死。項王，你請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間的寶劍拔出了鞘來，但是坐在旁邊的亭長却把他的手挽着了。

「……鍾離昧將軍，你不要也誇短見。」亭長勸着他；「一個人最怕是不覺悟，覺悟了是有辦法補救的啦。鍾離昧將軍，你聽我說，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們做人的標準却只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現在要自殺，已經做到了拋棄自己的工夫，但於是沒有益處的。一個人要善於利用這個自己，要使爲這個自己受益的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但應該把死作爲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們隨時抱着必死的心

去做着利人救世的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嗎？……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所以把船搖回來了，是想把你引到我家裏去養傷，養好之後好讓你再去盡你做人的責任。現今天下的人還在水火塞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們現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濟人救世爲懷的武人的。你的責任還很重大，不應該做這樣無責任的事。……你聽我說罷，項王最後的不覺悟，我看，也就在這一點。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爲的做那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覆轍吧。……」

鍾離昧被「亭長」挽着的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氣，但頭依然深深地垂着。

亭長到這時候把他的手中的劍取了來，替他插進了棺裏，接着又說：「我們回去吧，漢兵已經去得很遠了。」

他說着便離開了鍾離，先把馬拉上了岸去。在親戰時一直囁嚅着的馬，大約因為外在的刺激消滅了，此刻也鎮靜了下來。回頭鍾離也被擄上了岸，費了沒大的力氣，被扶上了馬背。

一個無名無姓的讀書人領導着一位騎在馬上的受了傷的戰士，替他荷着長矛，拿着盾牌，從血泊着的死屍中踏過，登上了他們的做人的路上去。

太陽還未向午，除剛才的戰地有尸骸狼藉之外，岸上的景色和戰前無殊。白色的積雪依然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愈加溫暖了的陽光。



滔滔蕩蕩的長江依然在沉毅的聲中浪吐着他的赤誠的勸告：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讓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里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夠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矜矜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亭長所遺留下的小船，就像在替長江擊拍，應着波聲，無心地，在那兒蕩漾。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作)

(作者附白)

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是「重瞳子」，大約就是現今所說的「對

眼子」的意思，作者是作這種解釋。又「項羽長八尺餘」漢時一

尺約合今八寸，故文中稱爲「七尺長」。

司馬遷發憤

那是漢武帝天漢四年的正月。

有一天，司馬遷在書房裏，正席地而坐，埋着頭寫着他的史記的最後一篇自敘傳的時候，他的外孫楊惲，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進來匆匆向他報告：

——「任少卿先生來了。」

司馬遷把頭抬了起來，臉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婦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進來吧。」連聲音也和婦人的相彷彿。

在司馬遷把書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時候，楊惲引了一位中等身裁的胖子來，有稀疏的幾根鬚鬚在嘴邊畫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這胖子便是做着益

州刺史的任少卿了。當時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進京朝見一次，他是才從四川來咸陽的。

司馬遷立起身來迎接着他，兩人拱手對揖。

——「少卿，你幾時進京的？」

——「剛到，我連沒息脚就跑來看你。是一種帶着鼻音的所謂「嘶音」。  
你的鬍子呢？子長！」

——「鬍子嗎？……」司馬遷含糊着沒有回答出下文來。

——「我記得你要長我兩歲的，我今年四十七，你不是四十九歲嗎？」

——「是啦。」

——「但你看來却只有三十歲的光景啦。你從前是一位有長鬍子的瘦子，

如今你長得這樣白晰而肥胖起來了，你大約是應着「心廣體胖」的那句古語啦。你們過着宮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聲音也變了。子長，宮裏的娘娘們一定是很歡迎的吧？嚇嚇。」

一見面便一味嘮叨着的這位任少卿，全沒有想倒他說的話，句句都打中了司馬遷的傷痕，司馬遷對於這位本來不大歡喜的官氣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厭恨。

——「你請坐吧，坐下之後再慢慢講吧。」

原來司馬遷在天漢二年的夏天，他的四十七歲的時候，因為李陵的老母爲李陵的兵敗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誅戮，他<sup>不免</sup>在武漢帝面前多事了幾句話，說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因此便觸犯了皇帝的怒氣，連把他也投在了天牢

裏。在牢裏關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終於受了宮刑，他的舉九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三月，漢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禪，需要有長於文章的人做自己的宣傳工具，割了舉九的司馬遷却特別被皇帝看起了，便被超拔了起來，拜爲「中書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祕書長。這在當時是「領贊尙書，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榮耀的職分。漢武帝對於刑餘之人的這樣重視，不用說是看上了司馬遷的才，然而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是——司馬遷已經沒有舉九了。皇帝的周圍是有很多妃嬪的，假如要選用有文才而又有舉九的人，那豈不是自尋煩惱嗎？

司馬遷就是這樣失掉了舉九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獄而受了刑的當時，深怕受了連累，就像患避瘟病一樣把他一家也忌避了起來的一些親戚故舊，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來加倍地巴結起他來。他們都說司馬遷的舉九是「寒翁之

馬；」甚至於有好幾個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塞翁之馬」，要司馬遷向皇帝介紹，用他們儼部下。

司馬遷的感觸却和尋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於沒有辜九，已使他感覺着雙重的侮辱。那些反掌炎涼的親戚故舊的態度，又使他憤慨着不可救藥的人性的卑鄙。這些侮辱，這些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們忘記的，然而總有些東西要時常向他把它們提起來，那便是自從他受了宮刑以後，他的身體上所起的種種生理上的變化了。聲音已由雄而雌，體質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誇的美髯漸漸地脫落乾淨了，一位昂藏的男子變成了半個女性。

任少卿和司馬遷對坐着，又好像突然想起了的一樣，向司馬遷叩了一個頭。

——「我還忘記了啦，我們的中書令大人，我們的天官家宰，我誠心誠意地向你恭賀。」

這又是射中了傷痕的一箭。

——「老兄的榮陞，真是我們交遊輩的光寵啦。去年正月我進京的時候，老兄還受着委曲，我們無從見面。僅僅才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馬遷的憤慨，這時候又被任少卿提起了來。去年少卿進京的時候，自己在獄裏受刑，誠然沒有緣分見面，然而家中的兒女也是沒有得到他的光顧的。

——「少卿」司馬遷說着：「你假如和我還有點友誼，希望你沒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宮刑便做了中書令，你以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嗎？真是自古以來所未曾有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為我沒有辜丸，你明白麼？」



少卿聽着司馬遷的這般憤慨的語句，他驚愕了起來。連忙搖着頭說：「老兄，我看你，你這樣的話……」君子無易言，耳屬於垣」啦！」

——「嗚呼」司馬遷笑着說：「少卿，你用不着害怕。我這兩年來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我隨時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掛心的事，便是我所寫的這一部史記。（他指着他房中堆積的一百幾十捲的原稿捲子）這部書我費了十年的功夫來寫，但在未下獄之前的幾年間，我是寫得很懶散的，在下獄之後，我在一年的期間中便把全部整飭了出來，我如今連最後一篇的自敘傳都已寫了一半了。我先把這全書的目錄給你看看吧。」

司馬遷說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捲出來（古時的書是裹成捲軸的，就和如今的字畫橫軸一樣）展開了。

——「這便是目錄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我對你是用不着客氣的，我這部書寓春秋的褒貶之意，而比春秋詳明。我這是永遠不朽的書。有權勢的人能夠在我的肉體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夠腐化我的精神。我要和有權勢的人比抗，看我們的生命那個更長，我們的權威那個更大，我們對於天下後世的人那個更有功德。有些趨炎附熱的糊塗蛋在藐視我們做文學的人，我要把我們做文學者的權威提示出來給他們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聚在了這兒。這兒是自有中國以來的政教禮樂，學術道義的結晶。我的肉體隨時可以死，隨時可以被人寸斷，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遠不死的。地上的權勢，我笑殺它，哼，我笑殺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馬遷的氣焰壓倒了，連連地點着頭，但在那頭的

上下動中分明有些右左動。

——「這游俠列傳和貨殖列傳兩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馬遷又繼續著說：「我讚美游俠，讚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俠，都是急人危難不顧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間上那兒會有不合理的權勢存在？權勢是什麼？在財神面前叩頭，把人的生命作為供祭品的，那便是權勢。秦始皇時候的烏氏，巴寡，婦濟，你該是記得的。烏氏僕本是遭到長城去戍邊的窮光蛋，因為他會做生意，把中國的絲織品和匈奴的牛羊兌換，匈奴人替他把牛羊賣山滿谷地趕來，他便成了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見他發了財，便和他稱兄道弟，請他時常進京城來遊玩。巴寡，婦濟呢，這是你屬下的人啦，她就靠著搗丹砂，找了大錢。她雖然是寡婦，有了錢自然有寡公去奉仕他。就連那不要臉的鞭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

送秋波，稱美她是「貞婦」，替他作「女懷清室」來表彰她。哼，這便是所謂權勢啦。向着書籍放火，向着牛羊叩頭，向着讀書人頭上洒尿，向着有錢的寡婦捧玉帶，這便是權勢啦！哼，我笑殺它！我不願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學無術，但我願意天下的人都有錢。假如我是有錢，我的朋友中有得一兩個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講，我那里會至受官刑，我那里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文學家假如是有烏氏、僕巴寡婦那樣的富豪，權勢會自行割掉卵袋子來奉仕文學，那裏會讓文學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仕權勢？我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我做著這項割了卵袋子的奉仕工作，你以為我是得意的嗎？我就是專意為要完成我這部書啦，在我這部書未完成之前，我是什麼恥辱都可以忍受的。這是我的心坎中最深處的話，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訴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諾諾地聽着，又像在點頭，又像在搖頭。聽到不絕口地罵到權勢，覺得像在罵自己；因為他在羈中也正是時常地去巴結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幾家富豪的，他爲吊掃巴寡婦墓也特別到過涪陵。這些他本打算拿來作爲談資的，但因司馬遷的一罵，便隱消下去了。又聽到說出朋友中沒有一兩個朱家郭解，覺得自己的臉皮微微地烘熱了一下。但最後又聽到司馬遷仍稱他自己爲「朋友」，這才略略地放了心，他於是乎也就加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樣的面孔。

——「子長，」少卿兩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說，很像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誠按出來的一樣。「你真是永遠不朽的，你真是我們當今的孔子。現今正流行着一種遊戲叫着『欺疑』，我相信這一定是你和孔子並稱的先兆；因爲『欺』不就是孔丘的『丘』，『疑』不就是司馬遷的『遷』嗎？」

任少卿的這一段胡謔，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心，但把與奮着的司馬遷却說得破顏一笑了。少卿由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氣，又接着說：「不過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應該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書啦。」他這樣說着把上半身搖了幾搖。

——「多謝你的關心，司馬遷回答他：「這層我早也預防到的。我的書每寫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愛的外孫兒楊偉替我就忙，這兒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偉兒抄的。那孩子可聰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誦，他自己已經就是我的一部活的副本。我的正稿都是裝進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別處的，不怕就有火災人患，一時也不能毀滅它。假如我的書將來一傳播了出來，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個秦始皇出來也不能把我怎樣啦。」

——「是，是，是。」任少卿又連連地點起頭來。「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來抄一部副本帶到益州去啦。益州雖然偏僻，大有資本家的司馬相如的遺風。我來的時候，我特別從隨邛的貴本家的老店買了幾千大麴酒來，已經交給令外孫去了，我曉得你老兄是喜歡噓酒的啦。近來酒是怎樣了？」

司馬遷到這時候把興奮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說：「多謝你的厚意，但我已經把酒戒了。我自己立了一個誓，要把我這部史記寫完之後，然後再開戒。」

——「你現在不是快要寫完了嗎？今晚上好開戒啦。」

——「好的，今晚我來陪你噓一次酒。」

任少卿聽到司馬遷這樣和氣和他應答，他又高興得揚眉仄眼起來，愈加用力地按着肚子。

——「那是很光采的，」他得意地說：「不過我的酒量敵不過你，怕又要醉得一塌糊塗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風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聽見益州的風光這樣被稱讚着，覺得非客氣一下不可。他說：「其實也只有那個樣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大壩而已。儘管怎樣說，總不過是鄉僻地方。其實照我自己說來，我與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寧肯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突口說出了這「宦官」兩個字，他好像突然記起了司馬遷是受了宮刑的一樣，趕快把兩手搓着，向司馬遷陪起罪來。

——「呵，老兄，我說失了口，你千萬不要多心。其實我自己是很想來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們的當今的冢宰，要請你特別抬舉我一下啦。我的才情



本來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過我很能犧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話，我也是不怕的。我們胖子的那話縱橫是有若無，實若虛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嚇嚇嚇嚇。」

司馬遷老不高興了，率性下起了逐客令來。

——「少卿，假如你另外沒有什麼要緊話，我要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是要趕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連忙把手撐在席上回答着：「現刻我也還要去拜望貳師將軍，我晚上再來陪你哇大麴酒。」

兩人立起了身來，走出房門去了。

不一會，司馬遷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來。

與會迄未十分解除，頰上返潮着微紅。

他俯就着自己的書案把剛才寫着的原稿的末尾幾句唸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羈縲，乃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唸到這兒，他趕快把筆提了起來，趁着自己的憤慨的餘勢，寫出了下面的幾句：

「昔西伯拘漢里，濱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寫到這里，覺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這是他往年有鬍子時的習慣，文章做到得意處，總不知不覺地要理理鬍子。然而他的左手往

下一抹，却是抹了一個空。

——「哼！」他憤憤地從鼻孔裏吐了一口氣，又提起精神，一口氣，便把他那篇自敘傳寫到了底。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六日

賈長沙痛哭

賈誼自從受了一些老頭子的嫉妬，在漢文帝面前中傷了他，被貶爲長沙王太傅之後，總是愛哭。

他本來是腺病質的人，失意以來對於羈生既毫不注意，而長沙又是卑溼的地方，是結核菌的最良的培養園地，不知幾時那種微細的菌芽已經竄進了他的肺部，和那些殘刻的老頭子們響應起來，正在內外夾攻。賈誼早就預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長壽的。他在長沙憂鬱了四年，自己的身子總是一天天地消瘦，晚上愛發微微的熱候，夜裏愛出盜汗。這樣的情形使他愈見傷心，他覺得對於老頭子們是敗北了，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跑去跳進湘水裏溺死的，也不知

有多少次。

在漢文帝的前元八年，賈誼讀貶長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天上出了彗星。這一來便弄得人心惶惶，以爲天下會又要鬧到三二十年前的劉項爭霸時的那樣的大亂子，連漢文帝自己也有點疑神疑鬼起來了。賈誼在那時候正隨着長沙王入朝進了京城咸陽，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要特別召見他，那問他關於彗星的意見。這事情是沒有受人阻止的，因爲姚姪賈誼的那些老頭子，如灌嬰死於病，周勃死於獄，馮敬死於暗殺，大多已經不在人世，而賈誼自己自從被謫以後也沒有往年那樣的受人嫉妬了。

在一天晚上，幾個彗星在東方拖着長尾巴的時候，文帝在宣室裏召見賈誼。

· 旁近只有一位胖子丞相張蒼侍坐。賈誼是荀子學派的嫡系，他是一位合理主義者，對於鬼神妖異是取着否認的態度。他對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這種意見。

「彗星是不足怕的」他說：「彗星這種東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現象，怪異誠然可以怪異，但用不着害怕，因為它於人事的休咎並沒有關係。沒有智識的人因怪而生畏，狡滑的人便乘着這種機會圖謀不軌；這樣一來，便像兩者之間果然是有密切的關係，愚民們便會響應起來，於是乎也就可以釀出大亂。執政的人在這時候是應該加以善導的。開發民智自然是根本的辦法，但這種辦法不能應急。有應急辦法是利用民衆的常識來加以新的解釋。譬如彗星像掃帚，就說這是除舊布新的意思，是天老爺提起了掃帚來掃除天下的弊端，掃除國家的外患。這樣

一來，一般沒有智識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狡滑者也，就無機可乘了。」

他這番意思，不用說是荀子的「天論」的祖述，但在文帝是聞所未聞。文帝真是高興得什麼似的，他於得到安心之後，便於懸星之外更探問了好些天上的事情，一談便談到了夜半。

興奮着的賈誼早是忘記了自己的病體的，他只覺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震作。文帝聽得也真是專心，在賈誼說話的時候，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動了好幾次，幾乎和賈誼接起了膝來。

但是，胖子丞相的張敖却有點有大安穩了。照若是習天文律歷的人，他在旁邊聽着賈誼所說的「除舊布新」的話，覺得就像是在暗射他，又看到文帝的那麼地傾心，更隱隱感覺着自己的位置和權威有點動搖，但他一點也不露聲色。



室中的銅壺漏滴了三下。張蒼這時候才很穩靜地說：「賈先生的除舊布新的話是極應該採納的，明天便好下出詔書布告天下。但今晚已經夜深了，賈先生身體不甚健康，皇帝也不好過勞，我看今晚的談話可以告一終結了。」

文帝聽了張蒼這話才覺察到了賈誼的病體上來，他看他瘦削而蒼白得和灑人相彷彿，但兩頰泛著紅潮，兩眼放著極有深度的黑光。

「是的，」他應著張蒼的話說：「賈生，你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今晚你請休息，明晚我們再談。」

賈誼便先退下去了。之後，文帝又對著張蒼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對於他的傾心。

「賈生畢竟是一位天才，」他說：「很久不見他，以為我自己的識見是超過

了他的，但今晚聽起他的話來，當今的人實在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他的。」

「是，是，是，」張胖子回答着：「賈先生的確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天才。有天才的人不是不同凡俗的，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解他，偏嫉妬他。我記得他在長沙做過一篇「弔屈原賦」，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來。那裏面有幾句是「嗚呼哀哉，遭時不祥，鸞鳳伏竄，鴟鵂齧翔」，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說他明明是借題發揮，存心毀謗朝廷；說他把自己比成屈原，把陛下比成楚襄王，真真是「曲高和寡」呢。賈先生如再涵養得幾年，我看是必會得到人望的。賈先生終竟是未來的大器呵。」

就這樣，賈誼又受了老頭子的一箭。

賈誼經過一次召見之後，他的意見果然遭了採納，他的位置也得到起遷；他

由長沙王的太傅被調爲了梁王的太傅。同時藩王的太傅本來是沒有什麼高下，但梁王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少子，而梁與京師的距離也比長沙的更近了。這番調動的確是一種實質上的超遷。因此賈誼的精神比起從前來也就愉快得很多了。

文帝是把張蒼的話照着字面解釋的，他的確想爲賈生養蓄資望，好讓他做張蒼的後繼者。他讓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後時常召他進京諮詢，直率的賈誼照舊是慷慨淋漓地對於權勢者毫不客氣，他那篇有名的萬言的「陳政事疏」在兩千年後的今日雖然都還虎虎有生氣，但在當時的權貴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釘。別人正在歌舞昇平的時候，而他偏要「痛哭」，要「流涕」，要「長太息」。因此便有人造出謠言來，說他是精神病者。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一個機會來，給他一個總攻擊。

當時的中國和現在的雖然隔了兩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遠。中國的內部是封建割據的形勢，各國的侯王擁着大兵互相傾軋，並隨時都在企圖着想奪取中央的政權。外部呢？廣東的南越還沒有統一，北方時常受着匈奴的壓迫，那時的匈奴的氣魄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議，好像隨時都有吞併中國的可能。漢高帝有一次帶着三十二萬的大兵去征討過，但弄得連自己都幾乎遭了生擒。從此以後漢室的朝廷便不敢和匈奴抗衡，年年歲歲地只是奴顏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甚至在呂后稱制的時候，匈奴的冒頓單于給了她一封侮辱到極端的信，要她去陪他睡覺。但她也沒有如何，只好寫了回信去求饒，說年紀老了，又不好看，不好污穢了單于的下體。另外還送了好些禮物。（這些事實是寫在「史記匈奴傳」裏面的，做小說的人恐怕就想像也想像不到。）待到漢文帝時，情形是更加險惡。

了。那時出了一個漢奸叫着中行說，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親的一位官員，但他一到了北邊便投降了匈奴，並且教導匈奴拒絕中國的女子玉帛以圖自強，於是乎連和親的門路也就閉塞了。漢文帝有一次也想去親征，到太原去駐扎了幾天，然而濟北王與居乘着機會便造起了反來打他的後路，弄得他趕快把北征的兵罷了，算把濟北王也討平了。不用說有功的將士又受了一次的論功行賞。就這樣在強敵的憑凌之下，中國人在內部自相殘殺，而一些中朝的大官也在努力扮飾太平。——這樣情形，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淚呢？

賈誼的眼淚雖然多，身體雖然弱，但志氣却異常的雄。他的「陳政事疏」中論到「可爲流涕者」之一的對付匈奴的那段文字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這些話真可稱爲最早的「國防文學」，但在當時的胡塗虫却都是嗤之以鼻。——「哼，精神病的發作詩人的夢話！」

賈誼的病自然不是精神病，但他也不是徒說「夢話」的「詩人」。他自己是有著著地有所準備的，這在他對於梁王的教育上便可以看出。梁王本是喜歡讀書的青年，但他却不讓他專門讀書，要教他習騎馬射箭。他自己也不惜費策着自己的病軀陪着梁王練習這些武藝。這用意不消說是很明白的，他所期待於梁王的，是要他成爲一個有文事又有武備的全才，以抵禦中國的外患，預防中國的內亂。然而誰會料到賈誼這樣的善人，終會只能成爲一幕悲劇的主角呢？

他在梁國任了將近四年，在前元十一年六月又陪着梁王入朝。他們是一路騎着馬進京的，臨到咸陽城下，剛好入冠的梁王有意矜示自己的英武，便縱馬飛跑起來。但不幸在咸陽橋上馬失前蹄，梁王便墜了馬，把頭袋跌破了，死了。

賈誼看到梁王的死，因為突然的衝擊和過分的失望，頓時在馬上便吐了幾口血，他有肺結核一躍便竄進了第三期了。

老頭子們得到了下總攻擊有絕好的機會，他們的非難的箭叢集在可憐的賈誼的病軀。

「究竟是少不經事，喪心病狂。——教育方針根本錯誤啦，文不習武事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啦，何況是皇子，是帝胄，是一國的元首。做先生的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本，而以騎箭馳突爲務，根本是違背聖道。——這罪是值得連誅九族的。」

他自己應該跳下咸陽橋去以一死謝陛下——他這番顏人世，發病吐血啦——那血有人說是他把嘴皮咬破了吐出來的，又有人說他那時正在嚼檳榔，其實吐的是口水啦。——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匈奴去，讓他去打中行說的背。——倒底不塊是天才，天才，天字第一號的蠢才……」

賈誼的病已經沒有再起的希望了，自然被罷免了，回到了他的洛陽的老家。以後便一直沒有起過床來。

他在病床上荏苒了有一年的光景，每天所繫懷着的都是些悲哀的往事。他想到梁王的死，想到天下的不安和匈奴的披猖，想到一些老頭子對於他的忌刻，想到他自己努力一生而毫無結果，想到他僅僅三十三歲便不得不敗北……他愈感覺着自己的敗北，便愈見悲憤，弄到後來連晚上的睡眠都被剝奪了。



在有一天晚上行將破曉的時候，他一個人睜着眼睛仰臥着。顏面骨上只蒙着一層羊脂玉一樣的皮膚。他自己感覺着就象有千斤重的石頭壓在自己的腳上，要把他的身子沉下無底的深淵一樣，怎麼也禁止不着想要入睡，但他在爭鬥着，不願意沉落下那深淵。他突然看見虛空中有一位很憔悴很瘦削的人，年紀怕有六十歲的光景，頸上帶着一串秋蘭穿成的花圈，上衣是荷葉集成的，下面的裙子是白色的荷花瓣子集成的，但看不見有腳。那人很親蕩地埋下頭來看着他，他聽見他在向他打招呼，是他聽慣了的長沙附近的聲音。

「賈先生，你認得我麼？」

賈誼的深陷着的兩眼中閃出了一絲有調意的微笑。

「呵，你不就是屈原先生嗎？」他叫了出來，聲音是嘶的脫氣脫氣地幾乎是

一句一頓地說，難得你老人家遠來……我有一肚子的話正想對你老人家說……  
……我否，我是敗北了……我活了三十三年……自從有了知覺以來，我自己問得  
過良心……我從不會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我讀書是專心一意地……實  
……其求，我不會假充過內行……我不會把我所不懂的東西說我懂……我求  
學問……總要把學問融化成爲了自己的血液……然後才表現出來……我不  
會一知半解地……東抄西扯地……扯來把我自己……粉飾成一個權威……  
我不會造過別人的謠言……我不會爲圖增高自己的地位……而陷害別人。我  
不會爲自己私人的利益樹立朋黨……我自從受廷尉吳公的知遇……受皇上  
的知遇……我在職務上是竭盡了我自己的心力的……我沒有一刻不在爲天  
下大局作想……我自己有了一點好的想法，便立即表白出來……總想別人能

早一刻因此而得到好處……我見到別人的不好處……我也很直復地指摘，希望他們趕快朝好處改。我並不會傾軋過人，並不會想把別人擠掉讓我自己稱霸……我教梁懷王騎馬射箭，是念到天下的局面十分岌岌……內患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外患沒有一天的止息……我希宋梁王成爲真正的國家的柱石……然而誰料得梁王……竟因此而夭折呢？……我自己努力了一輩子……盡心竭力地想做一個「人」……然而，僅僅……三十三年……唉，僅僅三十三年……我便弄得滿身瘡痍，不能不敗北了……這到底是什麼在作弄我呢？……屈原先生，我真不明白……那一些老先生……究竟是什麼心腸，他們總要忌刻我，排斥我，不許我在這世間上有兩隻足站立的餘地？現在我病得不能動了，時常有人從京師寫着匿名的信來罵我，我相信一定是那些老先生唆使的。我到底因爲什麼得罪

了他們，他們是這樣執拗地殘刻呢……內憂和外患一天一天地加緊了，而他們不管……他們却只曉得來攻擊我這個不能還手，也不屑還手的人……他們到底還是怎樣的心肝呢？屈原先生，我實在是不明白，我要請你告訴我。」

賈賈氣喘吁吁地唱着獨白，就像真的在說夢話一樣。但屈原的影子仍然在他的眼裏，而且又聽見了他的聲音。

「賈先生，你太興奮了！」長沙口音在對他說：「有是很聰明的人，你所問的一切，我相信你自己都是已經明白了的。你怪那些老人們爲甚要忌刻你，這理由不是很明白的嗎？就是因爲你太聰明，太高尙你受人忌刻，是當引以爲安慰的啦。因爲你比他強，故爾他們怕你，覺得他們的地位和權威會被你奪掉，爲求自己的安全計，他們不得不企圖着一種水平運動，要把比他們強的人降低下來或者消

• 賈長沙痛哭 •

• 一三七 •

滅掉，這是不限於你的啦。只是你太倔強了，所以便成爲棄矢之的。你是應該引此爲自我完成的力量的，他們的攻擊你，忌刻你，事實上是看起了你，怕你，你何必要同他們計較，把他們的毒箭自己拿來插在心上呢？他們忌刻你，你便因此而憤恨以戕賊自己的身心，豈不是中了他們的詭計？他們是希望你的肉體和精神趕快停止作用的，你的正當的防禦，應該是保重你的身體，堅強你的精神，把他們的攻擊看成一羣蚊虻過耳。你哀憐他們罷，因爲他他生成是蚊虻，只能有點蚊虻的本領。你千切不要學我，我從前也是和你一樣，受過蚊虻的傷害來的，我終竟敗北了，自己跳了水。你應該自己振作起來，不要自承認是敗北。天下贊成你的人很多，忌刻你的究竟少數，你應該爲贊成你的多數的人保重，你應該把他們領導引來，作安內攘外的工作。你的精神和主張已經爲多數明白的人所景仰，你千切不要自

「已承認敗北啦。千切不要承認，你是勝利了的。」

這一番話，其實是賈誼自己心裏的話，他是起着了幻覺的現象，把自己腦中的屈原客觀化了。

「是的，先生，」賈誼伸出了手來，白珊瑚一樣的手和空中的幻影作把握的形勢。他又叫着：「你的死決不是敗北。我也不承認自己的敗北了。先生，你雖然死了，但你永遠是我們中國人的力量，是我們中國人的安慰。我們中國人的正義感，是由先生的一死替我們維繫着的。先生死了已經百年，但先生沒有死，我相信就再隔千年萬年，先生也永遠不會死。我們在先生的精誠之下團結了起來，先生，你把死來戰勝了一切了。我要跟着你來，先生，我要跟着你來。」

賈誼見用力握着拳頭，像要從床上起來的樣子，但他的身子突然像一段

洋燭一樣向枕上反倒下去了。

床頭的矮桌上一盞如豆的燈光，爲倒下去的風勢所滅。室中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了，只是東壁的窗縫裏漏進了一些破曉的光線。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作）

# 品小史歷

版初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冊〇〇〇二一一一



角三價實



4/21

上海市总工会  
圖書室  
聯合書局公司 經理 吳佩雲

上海百書庫  
地址 上海  
售價 0.20

上海百書庫  
聯合書局  
平洋路145號

上海百書庫  
聯合書局  
平洋路145號

聯合書局  
冊數 1  
售價 1.00  
天 20

P-211